

反 腐 巨 篇

生死门

穆宜林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门 穆宜林著 .

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 .10

ISBN 7 - 80094 - 946 - X

生...

穆...

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247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1929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 32 印张 12 字数 327 千字 插页 2

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6.80 元

第一章

市法院的孟淑敏副院长，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早上，刚走到路口，突然被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拦住了去路。这女子十分靓丽，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，身材修长，眉清目秀。她神秘地四下一扫眼神，狡黠地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您就是新调来的孟院长吗？”

孟淑敏被这突如其来的女郎弄得心中一愣，没等她有所反应，这女子纤手一挥，不知从哪儿变出一只牛皮纸信封，迅疾塞进了孟淑敏的公文包外层。其动作之快，真比世界顶级魔术大师大卫·科波菲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孟淑敏有些匪夷所思……

转瞬这女子又像突然而至一样，不知从哪条胡同消失无影无踪了。

真是来如流水，去如风，一切发生在短短不到一分钟之内！

孟淑敏把手插进公文包，极力地回想着这神秘女子的形象，她下意识地向着四周看看……

晨光明媚的季春，熙熙攘攘的马路上，来往行人匆匆，车辆飞驰如梭。

没人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情。

现在留给孟淑敏的只剩下印象和感觉了。那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段，修长如仙鹤的双腿，一条牛仔裤，上身是乳白的紧身T恤，似乎还露着肚脐儿……举止轻柔、温文淡雅，还有一丝令人难以忘怀的苦

涩微笑……

孟淑敏摇摇头,看了下手表,无奈地从包中拿出了信。离上班的时间还有十多分钟,她抖了抖手中的信。信很薄,估计里面也就有一张纸。

孟淑敏不想在路上看信,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既然是送信人亲手塞进她的皮包,信封上又写着“绝密”二字,还是先放回包内的好。她很自然地看了下周围,并没人注意她。

来往行人都在为己奔命,没人留意她的举动,更不会有人来证明她刚刚见到过一个女人。

孟院长迅速地把信件又放回包里,抻了抻皱起的衣襟,挺胸阔步地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庄严大门走去。

孟淑敏跟丈夫文广利,从北方的大城市,经郊区分局局长周大民的介绍,追随着市局肖平副局长,新近调到了河北这几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来。

肖副局长是中央老首长极为信得过、多年来一手培养的干部。今年五十出头,在政法战线一级一级地整整战斗了二十八个年头了。

老首长到中央时,肖平已经升任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。大概因为“华利桑拿案”文广利与孟淑敏的“失误”,造成了一些处理结果的“不当”,中央又有意转移“腐败分子”的视线,就调肖副局长到这个城市来主持工作。虽然肖平的头衔高了,出任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职务,但还算平级调动。

肖局长了解文广利和孟淑敏的详细情况,更知道他们俩的工作能力,现如今他急需这样得力的人才。

肖平初来,确实有些孤掌难鸣!如果没俩得力助手也难快刀斩乱麻,及时地搞好“反腐倡廉”工作。

当时肖局长一听周大民的介绍,高兴地一口答应了下来,尽快地向市委书记及组织部作了详细的汇报,征得了同意后,立即就发出了

商调函。

肖局长调来后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，提纲挈领地认为该市的法院工作，应该是“反司法腐败”的突破口！

当前，要依法治国、依法治市、依法办理各种事情，要把我国建成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，法院是否公正廉洁，直接影响着群众利益。再加上市中法的正院长一职，多年来一直空缺，副院长刘长友代理着一切工作，成了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，群众反映极坏。

孟淑敏被任命为中法院的副院长。按说她当院长也没问题，可肖局长认为，刘长友独霸一方，还是先别“打草惊蛇”为好！再者也让孟淑敏熟悉一下院长工作，何况她还是子宫癌切除、做过大手术的人，别一下把她压趴下，等适应一段后，看看“盖子”揭开得如何再说。

文广利就不同了。

肖局长早就知道他文化水平、工作能力远远超过了他的职位。多年来，只因文广利没有正式“文凭”而被冷落。这次决心提拔他，委以重任。原市检察长已七十二岁，没有合适人选没退下来，而“反贪局”也只是挂着牌子。肖局长通过市委研究人大任命，就任命了文广利为检察院院长之职，并兼“反贪局”局长职务。这下子文广利肩上的担子，实在是不轻啦！

市委书记、人大主任看着文广利、孟淑敏的人事档案和肖局长的报告材料说：

“是人才就得重用！浪费人才也是一种犯罪。”

文广利下了火车，就被肖局长接到市委，参加了政法委的工作会议。开完会，就算正式上班了，一天也没歇。

孟淑敏被送到新家，第二天就到市法院报了到。刘长友副院长也有耳闻，心想，这八成是冲我来的。

刘长友笑面虎似的脸，苦笑着说：“孟院长驾到，欢迎、欢迎！鞍马劳累，又体弱多病，先回家安顿安顿吧……休息好了，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工作呢。”

淑敏今天是正式来坐班的,上班途中,她就遇上了“匿名信”这么档子事。

孟淑敏心中琢磨着这封信,不知是状告何人的,就走上了办公楼。她先敲了敲刘长友的办公室,刘还没来,她就进了给自己新分的屋子,并没关严门,特意留了门缝,以示她已“营业”。

春光明媚,从窗子照进办公室,又从门边漏出一丝去,像一线金钩射在楼道……

好一会儿,孟淑敏也没听见楼道里有啥动静,由此可见法院晚来、早走懒散的工作作风。

孟淑敏急于想知道神秘女子塞给她信的内容,就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,从包中拿出信,打开放在抽屉里看。

信很简短,字体也是经微机处理的,并没落款。一看却使她大吃一惊。

孟院长:

刘长友院长之妻马香兰与土地局胡局长有奸情。一周前是被大火烧死在家中,决非意外事故!刘有杀妻灭口的嫌疑,希明查。

无疑这是封匿名信。

孟淑敏忙叠好信,又塞回包里。她这才想起送信的女子戴着双白色礼服手套。这女子是谁呢?到哪儿能找到她呢?

既然是匿名信,就真、伪各种可能全有。别说执法部门了,就连各级机关的信访部门,都不能小看匿名信!

在原来的大城市,据一份统计材料证实:自“反贪局”成立以来,揭发检举的信件中,匿名信就占一半以上。而更重要的是,经排查落实,被检举人确实有问题的就占匿名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以上。

可见匿名信的举足轻重啊!

这封匿名信,也正合了肖局长打算以市法院作为“反司法腐败”

的突破口之意。

孟淑敏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了,这么快又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,她也感到了压力。

然而,谁都清楚匿名信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和麻烦,处理不当,还能造成混乱。但这种现象也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,从而给举报人带来顾虑和畏惧。尤其在“文革”中,打击报复成风,给党和政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一些有识之士,怀着忧国忧民的热诚,只好以匿名信来投石问路啦。当然,什么事儿都难免鱼龙混杂,买盒烟还有假的呢。

最让孟淑敏棘手的是她初来乍到,她必须要认真了解却又不能露出一声色来,何况是封人命关天的检举信呢。

孟淑敏坐在办公桌前,思前想后。

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!投信之人与刘长友“杀妻案”看来并无直接关系。所以,可信度无疑就大大提高了不少。她以一位司法人员敏锐的洞察力感到,这神秘女郎,一定还知情不少!只不过对我尚存疑虑……找到她,并非是不可能的!而且孟淑敏下定了决心,一定要找到她。淑敏开始极力地回想起那位神秘女子。

天气已近初夏,大多风姿绰约的女人,早就不耐烦地薄、透、露招摇过市了,可神秘女子却牛仔裤、T恤衫,把个发育完美的丰腴双乳紧紧地绷在弹力衫下,虽给人性感的女性魅力,却又不张扬显山露水,看上去气质不凡,像很有学问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女子。她戴着一副新式变色眼镜,在晨光中褐色镜片挡住了她的眼神,更给人增加了神秘感。

孟淑敏想,她一定是个女学子。根据她的文化程度,她懂得“诬告罪”,对手又是法院的副院长,她绝对不会开这么大的玩笑!尽管这么说,但第一步必须要查清马香兰是否与土地局局长有关系,而且要弄清来龙去脉……

淑敏决定要向肖平肖局长汇报这封匿名信,并与文广利商量……总之,她心中已受理了这桩状告刘长友的“奸情人命”案。

第二章

事无巨细,全得过问。文广利打上班这些天来,真给累屁啦!忙得就没停闲时候,四脚都朝了天。但有一样,再忙也得心细,决不能有半点儿疏忽!

如今,好就好在广利有了用武之地,再累,他也精神头十足。

肖局按委办级的规格,三室一厅的房子装修得赛过宾馆,早就给广利准备好了。可再好的家居,文广利却只能当个旅馆,一天没几小时在家待着。有时怕回来太晚吵醒妻子,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一觉。

要依文广利,就把原来的家处理了算啦。

可孟淑敏不同意地说:“咱们不是还想为‘桑拿迷案’回来吗?肖局长也惦记着,要彻底搞清并挖出腐败的全部祸根来!这大城市可不比中小城市,到时再为找房子伤脑筋,不就影响了工作?”

“你还真情系‘桑拿迷案’呀?好,听你的。”文广利收拾着东西,笑着说。

他们只带了些随身衣物,轻装上阵了。

文广利他俩决心要把工作干出个样子来!不辜负老首长的希望,肖局长的信任。

当检察长可不比检察官,不但责任重大,还得考虑周全,何况文广利还兼着政法委员、反贪局局长的工作。当然,初来乍到,主要的

还是多听,多征求大家的意见,抓大事、抓实事。

广利虽然在国外、国内刊物发表过不少法律论文,甚至他的水平早就不在法律博士以下,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升任,实践总要有段过程。好在他有肖局长的掌舵和大多数司法干部的帮助和支持,还能应付自如,渐渐也有了游刃有余的感觉了。

今天快下班的时候,广利接到了淑敏的电话,问他能不能晚饭回家吃?他这才想起,自己冷落了娇妻。打来这儿两人还真没好好地坐下,多说几句话呢。

广利拿着电话想了想,笑着说:“好吧!我一定想办法安排好。”

孟淑敏说:“别误会,可不是我想你,真有事要跟你商量。而且很重要、很紧急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你不会此地无银的。一定回家吃饭,可能要晚些时候,你要饿了,就先吃。”

“不!我等你……怕你忘了我的存在……”

孟淑敏嘻嘻地放下了电话。她的工作可比他轻松得多了。加之刘长友副院长不肯大权旁落,心想反正你又不是明确来领导我的!都是副院长,说不定是给你个闲差呢。这就更让孟淑敏平添了几分清闲。

刘长友也是干了十几年的法院工作,当副院长也有不少年头了。他为人很圆滑,一张笑面虎的脸,让人总摸不透他在想什么?脸上没什么特征,除了笑纹总堆在脸上外,极为普通。

刘长友笑容满面地省去了副字说:“孟院长呀,我听肖局长说啦,你身体不太好,又做过大手术,让我多照顾你。你呢,就随便看看、走走,具体工作就不安排啦。文检察长工作可紧张,责任也重大,你就以照顾好老文为主,咱们法院,工作也具体,按部就班地好干。你起个监督的作用,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地告诉我,给我指出来,让我去处理。我可不敢让你累着了,吃罪不起呀!哈哈……哪天我还得特意登门拜访呢……”

听他说话也挺粗声大气的像个男人,可他一笑出声,却吓了孟淑敏一跳。原来刘长友是个娘娘腔的尖嗓子,笑得让人肉麻,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

孟淑敏像打过预防针,可能有点儿那封“匿名信”的原因,再加上她的第六感觉,打前几天报到时一见面,听了这些“关照”的话,就懂得了他这其中的用意和奥妙。一时也不好多说什么,只好应付着说:“谢谢刘院长的美意,怎么都行。不过,我身体还从来没感觉这么好过。可能新来,心气顺,自我感觉良好。”她有意描了下身体问题,心里话:你也别拿这个说书!

刘院长干什么吃的?他还能分不出锣鼓听声儿,说话听音儿来?他慌忙又说:“那好,等过些天孟院长熟悉了咱院……就请你来主持全盘儿工作!我这副院长……早干腻啦!”

“你是不知道呀,上边信不过我啦,这么多年这副字儿像用胶给我粘牢在头上,可又始终不派正院长来……”

孟淑敏心想,这可不只是抱怨这“副”字。看来还是一走一留,一山难容二虎的你“死”我“活”的斗争呢?不管你怎么说,反正我不是来跟你争这位置来的。我有我的原则:一是经过一段了解,你让我敬佩,让我死心塌地地跟你卖命干工作;要不就是让你把我挤走,或是你露出尾巴,让我把你的“底儿”揭出来!用句老话,咱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!她就莞尔一笑,不软不硬地说:“刘院长,你工作熟悉,该怎么干还怎么干,千万别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。我年轻,很多问题还得你来指教。”

“哎,可别这么说。你是肖局长请来的神嘛,你的‘功绩’……我也早有耳闻……”他这话可是有所指,意思是否定前面的“神”字,在原城市你的情况我清楚!他等了一下又继续说:“我心里明白,这正院长的位子早晚也是孟院长的,我若有不到之处嘛,还望你多多包涵……”

淑敏对刘长友的第一印象,就觉得这人表面圆滑。虚伪的让人像吃了只油炸苍蝇当成糊花椒,心里起腻又不好说。别看他满面春

风,骨子里却气势汹汹、咄咄逼人。这又收到了一封“匿名信”,信不信多多少少也加深些她的反感。她冷冷地一笑,也话里有话地说:“刘副院长哪里的话,不必客套!要说,你对我还是不了解。我这人就是太耿直啦!你的耳闻,怕也是‘讨人嫌’吧?我对亲娘老子、亲夫亲儿也不会包庇的,对就是对,错了,我就像闹肚子,憋不住!党性、原则、良心、我是从来不出卖的!更何况我们是法官,依法办事、维护法律尊严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呢!警察打他爹——六亲不认。粗话让你见笑了。”

“不,不!话糙理不糙,是这个理儿……”

孟淑敏想着“匿名信”,想着刘长友……看看表,又都快晚上十点啦!这个文广利呀,说早回来吃晚饭,我都饿得前心贴了后心。

平时她知道他回来晚,吃饭她就不等他。但每天她都给他准备好夜宵,南方人叫“宵夜”。酒也要让他喝两盅,以前广利是滴酒不沾的,自打“桑拿案”后,让淑敏给惯下啦。这工作又累,像“扛大个儿”的搬运工人,不喝点儿酒解解乏哪行。几碟换着样儿老文爱吃的小菜,淑敏是手到擒来。

平时广利一进门,总是要跟迎上来接包的淑敏亲两下,像个约会的情人,热情有余。可近几天,淑敏感到他这亲吻有些心不在焉,像是应付……她心中是满足的,这种“应付”可不是有了外遇,搞过“三陪”后无兴趣的应付!你想呀,有时广利坐到桌上,还没端起酒杯,两只眼皮就同喝了半斤八两,或是吃了迷糊药,直往一块儿粘乎。

这时孟淑敏就心疼地端来洗脚水,亲自扒下袜子,蹲在地下给他洗脚解乏。人家可好,像脚没长在他腿上,趴在桌边打起呼噜。等她倒了洗脚水回来,见他又睁开眼,不好意思地笑笑,端起杯来喝上一口。她已准备好手巾把儿,为了让他多喝几口、多吃几筷子菜,她像给孩子洗脸,给老文擦脸,连句埋怨话都不说。她有的只是心疼难忍……

等广利吃完喝完,时辰实在不早了。淑敏又像个疼爱孩子的母

亲,帮他脱衣上床,让他躺舒服了,自己却时常坐在他身边听着他如雷的鼾声。她情不自禁地亲吻他,他还是沉睡不知……

天亮了,偶尔广利像是歇足了,恢复了精气神,他倒又要亲吻爱抚起在旁熟睡了的妻子。这种亲热是很短暂的,但却很令人遐思。

今天文广利回来是比前些日子早,但进门也快十二点啦。

“实在对不起夫人,我可真还没吃饭呢。”

“你说回来吃,我也一直等着……”

两人边吃边聊,淑敏就把匿名信给广利看了,并说了自己对刘长友的感性认识。

文广利有个特点,只要沾上工作,三天三夜不睡觉也有兴头儿。他喝着酒,吃着可口的菜,认真听着,一点儿瞌睡也没打。

文广利听完孟淑敏对这封“匿名信”的看法,点着头说:“对,你想的有道理。问题是我们先要明查暗访,我再把情况向肖局长反映一下,千万别打草惊蛇!如果能找到那神秘的女郎就更好了。”

“我看这女郎太难找了!我们初来乍到,还不是大海里捞针!反正也不能偏听偏信,找不找她都两可!从明天开始,我就到各部门走走,全院百十号人,说不定就能了解出些问题来。我再等你汇报给肖局长后,看有啥指示……”

文广利放下筷子,哈欠连天起来。

淑敏收拾着桌子说:“你等着,我这就把洗脚水给你打来。”

“不用啦,我想洗个澡,这几天忙得身上都馊啦。别一会儿上床把你熏跑喽……”

“好,我给你放水。你洗着就给你找出内衣换啦。”

“内衣不着急,我披上睡袍不就得啦。一会儿也省得再脱……”广利边拿浴巾边笑着说。

淑敏脸红红地也笑了说:“还说呢,打咱成了正式夫妻,倒像是陌生人啦,还真没怎么正而八经地,亲热呢……今儿个算回来得早,也难得你有了兴致……”

文广利也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真对不起你。咱这不是新来接工作嘛，又担子这么重，等我熟悉后，想会好些的。”

淑敏走进厨房，回过头大声喊：“哎，别插门呀！一会儿我给你擦擦背……”

孟淑敏洗碗，不时地听听浴室里哗哗的响声。她一方面要给广利搓背，另一方面是怕他睡在浴池里，前些天有过这么一次。

等淑敏穿上浴衣再进卫生间，果不其然，又是满地流着水，浴缸里泡着白白的裸体，一阵阵呼声伴着水流的哗哗声，像男女二重唱。

她的兴趣一下子全飞到爪哇国去了，无可奈何地摇着头：“这人呀……就不能闲下来……”此时，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爱！这爱的含义太广泛啦，有同志之间的敬爱，朋友之间的怜爱，神圣使命的热爱……惟独把男欢女爱挤得无影无踪了……她不顾一切地抱起了湿漉漉的广利，像拖条死狗似的把他拖到了床上。她连水都没给他擦干，拉过了毛巾被给他盖在身上。他脸上是甜甜的微笑，尽管已胡子拉碴像一下子老了许多，但还是有那在多困难时也未消失的自信和朝气！

孟淑敏裹着浴衣，紧紧地依偎在文广利的身旁，一阵阵热乎乎的激流，淌遍全身心。她也笑了，笑得那么甜蜜、自信，她等着他半夜也许醒来，或是等着明天的朝阳爬出广阔的地平线……

她在想：身旁这人简直就是个工作狂！以前真是屈才了，若有一天，他需要两颗心脏在肌体里当动力，我会立即挖出自己的心，给他再凑上个“油泵”！

第三章

刘长友跟市土地局胡局长是战友。两人文革期间都在“南海舰队”当兵，文革后期复员转业到地方，都三十大几的人了，再不解决终身大事，怕这辈子总把“老母猪当貂蝉啦”！

胡局长原名叫胡天鹏，只因跟刘长友形影不离，常常狼狈为奸地搞些恶作剧，整治战友消潜解闷儿，大家就说他俩是“胡朋”狗友，于是叫顺了嘴儿，连刘长友都叫他胡朋了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

胡朋和刘长友真是扔在厕所里的棒槌——臊到一块的一对儿！只要两人私下在一起，谈论的就是女人。也难怪，青春期早过，在部队里还常出海，很难见到“腥伙”，可不应了那句大兵们总说的那句话：当兵三年，老母猪赛貂蝉。

复员后在街上走，见了女人目不转睛。见了漂亮女人，更是两眼像雷达般的追踪，如刘罗锅子挖苦乾隆爷下江南时看水田里的女人，把龙脖子全扭歪啦。他俩的狗头能转一百八十度。

胡朋一肚子坏水儿地说：“世上只有两种女人，男人最感兴趣。”

“哪两种？”刘长友老谋深算的样子问。

“一种是男人一见就爱，恨不得立马强奸的女人；另一种是，一见男人就走不动道儿，想强奸男人的女人。”不知是胡朋自己长期琢磨出来的理论，还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。

胡朋被分到土地局，开始只是个科级干部。

刘长友也算个科级,到法院上班,也只能在民庭里搞个文书工作。

那时都很清闲,又是老光棍儿,两人还是往一块儿凑。在一杯茶、一根烟、一张报纸的日子里,难免要为女人着急……

后来胡朋科里分来了一位女学生叫马香兰。

马香兰起初就有意胡朋。不管怎么说吧,胡朋虽年纪大些,但也很有男人的风度,工资比当时的局长还高些,又没什么农村亲友,这些条件是能得到涉世还不深,财会学校刚毕业的中专女学生的爱慕的。

可是谁料到,更被胡朋看好的却是常来找香兰的同学尚小云。实际点儿讲,胡朋是那种恨不得天下美女都归己有的浪荡主儿。他守着马香兰,又看上尚小云,有些吃着碗里,看着锅里的意思。

尚小云和马香兰都很“酷”,在那个年代只叫“校花”,是全校著名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
尚小云也巧了,跟京剧界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尚小云只字不差。模样不但不是男人装的,比真“名旦”更具女人味儿。而且很内向,羞羞答答地连说话全像是在唱戏,咬文嚼字细声细调儿,很有韵味儿。柳眉、杏眼、樱口、白果鼻地完全似古代仕女图上的大美人儿。

马香兰跟尚小云恰恰相反,不只长相连脾气都截然不同。她浓眉、细眼,性感十足的一双厚厚的嘴唇,圆圆的杨贵妃式的脸庞,是现代女性的那种风流坏子。说话也大胆、冲道,尤其对男人有一种潜在的攻击性。见了男人就像八年没见面的亲爹,亲热得让胡朋这样很少接触女人的人,多少有些害怕。她浪声浪气地像得了话痨,大大方方地不容你不想跟她放荡……

如果胡朋不是想找个过日子的老婆,当然马香兰是最佳人选,可那时代谁想到要潇洒走一回呀?胡朋不还没解决“基本”问题吗,所以他心中更看好了尚小云。

尚小云被分在法院,还是搞财务工作,却穿上了人民法官的衣服。这身行头可不是戏装,她却得拿出些演员的本领,把自己的作派

扮成更像法官的形象！还别说，尚小云不愧是“四大名旦”之一，只要穿上一身蓝制服，还真有那气质。这让胡朋更加喜爱了。

无巧不成书，刘长友在法院的财务室，打小云一上班就注意上了。只恨无缘多接触，却让他闷来时无意中到胡朋的办公室，见到了马香兰的同学，和自己穿一样制服的尚小云。

这两女人，正像是胡朋说的那两种男人喜欢的女人。

可是阴差阳错，最终马香兰成了刘长友的妻子。而胡朋并没搞上尚小云，却与她们同学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梅玉玲成了婚。这可得从头儿说起。

马香兰每次对造访的刘长友都热情倍至，实在让刘长友心里热乎乎地，常常想入非非。可他认为，这是块贴在战友身边的热粘糕，说不定已早让胡朋得了手……不说君子不夺人之美吧，起码也是朋友的女友。

刘长友没想到在这儿邂逅了尚小云，心中高兴万分！没说几句应酬话，早来的小云就要走。马香兰去送她，就跟已是科长的胡朋请了假说：“下班前不回来了，我们去逛逛商场。”

刘长友目送着两位美人儿，心中就盘算起来。胡朋递给他烟，又重新坐下他就开了口：“你小子，艳福不浅呀？这两大姑娘……也不说给我介绍一个啊？”

胡朋苦笑笑说：“哼，现在还都是花瓶……我又何来的艳福？尚小云是你们单位的人，我还真想求你给介绍介绍做个朋友走动呢！”

“噢？你守着花瓶不插花，却又看上了另一个……可别太缺德啦。”

“行啦，别给要饭的开空头支票，拿穷人开心啦！咱俩也就嘴上说个臊话本事大，这到真格的了，却还没摸到‘电门儿’呢！”

说“电门儿”可有个“典故”，刘长友清楚，就哈哈地大笑起来。胡朋这人有个说相声的特长，他说出一些废话来，自己不乐还板着脸，看似一本正经的，让听者越琢磨越笑。当时逗新娘子，坏小子们

就让新郎把手绢从新娘的袖口塞进去,经过胸乳再从另一头袖口掏出来。这还不算,新郎在手绢走到乳头时,必须说句:“我摸到电门儿啦”。这时新娘就必须学声汽车喇叭叫:“嘀嘀……”。

刘长友当然明白胡朋的含义,乐得前仰后合地说:“莫不是你打算咱俩交换介绍介绍?可我跟这位尚姑娘并不熟呀。”

“我知道。这你就没主意啦?”

刘长友在部队总是幕后军师给胡天鹏出鬼点子,谁都知道他俩是“狼狈为奸”,整得战友们哭笑不得。就是告到连部,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说,更抓不到确凿证据。明知是他俩使得坏,连长就是问到他们,只凭胡朋一张利口,死人全能说活了,何况再加上狡猾的刘长友,真拿他们没治。刘长友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工于心计,如今当上了副院长,也是他即能钻营,又有靠山,还早早地看出了势头,带着工资去进修政法学院的结果。经胡朋的提醒,他当仁不让地转着眼珠儿,一会儿就想出了主意。

这时刘长友在这两美女之间就顾不上再挑挑捡捡的啦,而且他也觉得马香兰对他来说,成功的把握更大些。虽然他也更喜欢尚小云,而且他找老婆的标准,跟胡朋,甚至跟当前的男人是一样的,谁愿意找个容易给自己挣顶绿帽子的女人呢?

以后的事实,完全证实了刘长友的思路。这又是后话。

刘长友说:“马香兰是你手下的小统计员,咱俩要趁着她们还没把眼界开阔,必须先下手为强!我不相信,你就没打过她的主意?”

胡朋思索了一下说:“哎,当着真人也不说假话。说没动过心眼儿那是‘老谣’。不过,说实在的。自己的下属,总怕今后在工作中不好处,再引来同事们的一些闲话。咱俩又不是就满足了这科级?我不能让女人影响了自己的前途吧?再说,自打这尚小云来找她,我实在是更想……”

“好啦!你别说了。还够朋友,说出了心里话。我还以为咱们现在分开了,都变得更世故了呢。”

“哪能呀!咱俩是过命的战友,兄弟如手足,妻子如衣服……别